

# 蘇聯人力資源問題

王承宗

晚近西方學者頻頻爲文預測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蘇聯經濟成長將陷於停滯的局面，這不僅是由於能源供應不穩定、軍費支出擴張和與西方的貿易前途暗淡所致，勞工短缺亦是影響經濟建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蘇聯政府何嘗不瞭解這些問題，單就人力資源而言，不少蘇俄經濟學者撰文指陳各有困難，並提出建議和解決辦法。惟種種跡象顯示，蘇聯人力資源固然日益縮減，且在有限的增長中暴露着某些隱憂；再者，人力資源的分配與運用亦未臻理想，造成人力的浪費和供需緊張之矛盾現象。是以本文擬就有關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 壹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舉辦全蘇人口總普查，同年四月廿二日公佈初步普查結果，全蘇總人口計得二億六千二百四十四萬二千名，其中男性佔四六·七%，女性佔五三·三%，女性人數比男性多一千七百六十萬名<sup>①</sup>。蘇聯的女性人數向來要比男性略多，遠在一九四〇年就多出八百一十萬；其後由於德蘇戰爭的摧殘，男性人口銳減，一九五一年兩性差距爲二千一百八十八萬名，時屆今日，其差距仍然很大。不過俄共自詡男女平等、同工，所以在粗重危險的職業方面，不乏女性員工，例如採礦、鍊鋼、建築等行業，均有女性員工在。自戰後以還，蘇聯人口數、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之變動如表一所示，以長期趨勢觀之，出生率有逐漸下降之勢。一九四〇年以前的出生率保持在百分之三〇以上，一九六三年以前則在百分之三〇—二〇之間，六四年以後則低於百分之二〇<sup>②</sup>。導致出生率減少的原因：一是男女必須共同負擔家庭生計的人數。自蘇聯經濟以工業經濟爲主體後，逐漸增加，女性必須和男性一樣外出工作來提高家庭所得；二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就業能力日益增進，使女性可以獨立生活

註① 消息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二日。

註② 一九七〇年、一九六四年和六十年蘇聯國民經濟年鑑，有關人口統計部份。

，而且男女離婚的比例愈來愈高，顯然家庭生活有難以協調之處<sup>③</sup>；三是生活水準自六〇年代以來已相對的改善，婦女對生育的意願減少。一九七二年蘇聯中央統計局在俄羅斯共和國對不同社會羣體的家庭所作抽樣調查顯示，養育一個孩子的家庭數佔總數的五七·七%，二個孩子的家庭佔三三·四%，有三個孩童的家庭祇佔六·三%<sup>④</sup>。換言之，有百分之九一·一的家庭祇有一或二個孩子，這種情況明着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口增長的緩慢。因此，蘇聯人口在過去六十年間，已從一九二六年的千分之四四逐步下降到一九七七年的千分之一八·一。

至於死亡率之變動概況，四〇年代以前可能由於醫藥保健未能完善和政治因素的影響，死亡率都在千分之十以上，五〇年代以後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六〇年代大致保持在千分之七左右，進至七〇年代則復升高，從千分之八爬升至千分之九·五上下。死亡率之上升，主要是六十歲以上老年人數增加。一九三九年該階層人數祇佔總人口六·八一%，五九年九·四三%，七〇年一一·七九%，到七五年再增為一三·二三%。老年人數的遞增，使死亡率的升高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向。

出生率下降與死亡率的回升，促使人口自然增殖率降低。自一九六七以後，全蘇人口自然增殖率跌落至千分之十以內，對蘇聯勞動力的供應，預伏匱乏之危機。

此外，另一潛在危機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人口自然增殖率的差異（參表二）。中亞地區五個加盟共和國比其他加盟共和國之增殖率來得特別高，雖然中亞地區回教民族之人數在一九五九年祇有一千三百萬人，佔當時全蘇總人數的六·二二%，但到一九七〇年即增至一千九百六十萬人，佔

表一 蘇聯1940—1977年度人口統計數

年度	人口總數* (百萬)	男 (百萬)	女 (百萬)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加率 %
1940年	194.1	93.0	101.1	31.2	18.0	13.2
1950年	178.5	78.4	100.1	26.7	9.7	17.0
1960年	212.4	96.0	116.4	24.9	7.1	17.8
1965年	229.6	104.9	124.7	18.4	7.3	11.1
1970年	241.7	111.4	130.3	17.4	8.2	9.2
1976年	255.5	118.7	136.8	18.4	9.5	8.9
1977年	257.8	119.9	137.9	18.1	9.6	8.5

資料來源：1970年蘇聯國民經濟年鑑 pp. 7-8, 50-51；六十年來蘇聯國民經濟年鑑，pp. 40, 72-73；統計月刊，1978年N. 11, p. 80。

\*：人口數目均為各該年年初之統計數。

註③ 蘇聯離婚比例日漸增加，一九五〇年每千人祇有〇·四對離婚，演變至七七年則有三·五對；結婚與離婚之比亦從五〇年的一九·一進為七七年的一三〇·一。

註④ Voprosy Ekonomiki, 1978, N. 8, p. 38.

總人口比例亦增為八·一%<sup>⑥</sup>。由於俄羅斯人大量移殖中亞，在民族區分上，使此地區各族人口的真正增殖率難作精確統計<sup>⑥</sup>；若以最保守估計，目前中亞回教民族人數可能在二千五百萬人左右，佔全蘇總人口百分之九以上。這些信奉回教的少數民族與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毗鄰，難免受到外界局勢變化影響，而且其人口增殖異常驚人，對蘇聯政府而言，確是一莫大的隱憂。難怪有不少的蘇俄人口統計學者認為「應當在低生育率地區獎勵生育，在高生育率地區激勵降低生育」<sup>⑦</sup>。

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濱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出生率低於全蘇聯總平均數；相反地，其死亡率却比全蘇平均率高（白俄羅斯例外），結果人口的自然增殖率低於全蘇平均數。必須注意的是，上述六個共和國之人口現佔全蘇總人口七七·八%；若從民族別來看，一九五九年六個民族<sup>⑧</sup>佔全蘇聯人口比為七八·五三%，但到七〇年即降至七六·〇八%。由於這六個民族生活水平、文化程度都高於蘇聯境內其他民族<sup>⑨</sup>，而人數也居多數，所以是蘇聯勞動力主要供應來源，特別是中上級或技術性、行政管理之職位多由彼等擔任；因此一旦人口增長遲滯，人力之補充即感困難。

以全蘇聯而論，具有勞動能力之人口數於一九七五年佔總人口的五六·三四%（參表三），和七〇年相比增加一千二百廿二萬名，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四十四萬名；不過根據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鮑楚林（A. Bachurin）之說明，足以瞭解人力資源供應日益短絀。鮑氏言：「在最近數年由於勞動資源增長（率）降低……因此，在一九七六年—七七年平均每年增加具有勞動能力之居民人數是二百八十萬—二百七十萬；但是到一九七八年將減縮至二百廿萬人；七九年一百八十萬人；八〇年一百五十萬人。近年來勞動資源增長發生進一步的減少；同時國內許多地區竟然這樣地消耗如此重要的勞力資源，例如，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從事於家庭和個人副業。」<sup>⑩</sup>顯然，勞動力之補充、增加，愈來愈少，不但有匱乏之虞，且對有限的人力未能作適切的運用。

## 貳

在蘇聯，並非具有勞動能力的居民都全部就業，部份居民仍在求學，部份居民則以家務為工作重心。一九七五年就業人數佔

註⑤ 中亞地區回教民族指烏茲別克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吉爾吉斯族和土庫曼族。

註⑥ 一九七〇年元月人口普查顯示，在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居住之外來民族人數，俄羅斯人八百五十萬九千名，烏克蘭人二百二十八萬二千名，上述兩個外來民族合佔五共和國總人口之二九·八四%，特別是俄羅斯族在哈薩克共和國之人數居然超越當地哈薩克族。

註⑦ 註④，p. 40. 參閱 Demograficheskaya Politika, (Moskva: Statistika, 1974) p. 82.

註⑧ 六族指俄羅斯族、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

註⑨ 蘇聯境內仍有不少之猶太人、德意志人、波蘭人，其文化程度比俄羅斯人略高。

註⑩ Voprosy Ekonomiki, 1978, N. 8, p. 5.

表二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人口統計

國名	類別	1979年		1976年	
		總人口 (千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 加率%
全蘇聯		262,442	18.4	9.5	8.9
俄羅斯		137,552	15.9	10.0	5.9
烏克蘭		49,757	15.2	10.2	5.0
白俄羅斯		9,559	15.7	8.8	6.9
摩爾達維亞		3,948	20.6	9.0	11.6
立陶宛		3,399	15.7	9.6	6.1
拉脫維亞		2,521	13.8	12.1	1.7
愛沙尼亞		1,466	15.1	12.0	3.1
阿塞拜疆		6,028	25.7	6.6	19.1
格魯吉亞		5,016	18.2	7.8	10.4
阿美尼亞		3,031	22.7	5.5	17.2
烏茲別克		15,391	35.3	7.1	28.2
哈薩克		14,685	24.3	7.2	17.1
吉爾吉斯		3,529	31.3	8.2	23.1
塔吉克		3,801	38.2	8.5	29.7
土庫曼		2,759	34.7	7.7	27.0

資料來源：1979年四月廿二日消息報；六十年來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鑑，pp. 72-73。

表三 蘇聯人口年齡結構 (千人)

	1939年	1959年	1970年	1975年
總人口	190,678	208,827	241,720	253,261
0歲—9歲	43,476	46,363	44,986	41,886
10歲—19歲	41,395	31,808	46,987	49,406
20歲—29歲	34,306	38,533	30,875	38,729
30歲—39歲	28,556	30,589	37,739	34,507
40歲—49歲	17,379	22,672	31,259	34,797
50歲—59歲	12,533	19,146	21,091	20,429
60歲—69歲	8,535	11,736	17,595	20,054
70歲—79歲	3,555	6,168	8,024	10,146
80歲—89歲	755	1,579	2,598	2,933
90歲以上	152	225	297	375
勞動力人口 (註)	102,241	119,822	130,487	142,710

註：勞動力人口係指男性年齡16歲—59歲，女性年齡16歲—54歲，具有勞動能力者。

資料來源：各年度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鑑匯編。

勞動人口的八二·一% (參表四)，算起來這個比例相當高，但若照各企業對勞力殷求程度而言，則實在不夠。一九七六年依據各企業計劃，職工就業總數應為一億零六百萬名，實際祇有一億零四百一十萬名；一九七七年計劃人數比實際人數超過二百萬名<sup>⑩</sup>，換言之，各企業普遍有勞力缺乏之現象。

除了勞力不足以外，在其他方面猶有不少問題困擾着蘇聯政府，並且令其難以應付。

首先是職工流動性太大。據瞭解，目前每年改變就業地點和變換職業之人數超過二千萬名，幾乎佔全部職工的百分之二十，流動頻繁對企業、組織的生產、管理之運行有着極為不利的影響。何以會造成如此繁鉅的流動性？一方面可能是企業的福利設施、工作環境不理想，一方面是職工追求較好的薪給待遇，以及職工本身未能具備良好的技術訓練資格，無法適應工作要求。

第二，勞力分配不均。蘇聯政府曾將全國劃分為十八個經濟區，每一經濟區形成專業化與綜合性生產領域。由於地域差異，人口集中程度不同，使各區的勞動力分配有欠均衡。以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計，頓內茨·濱聶伯河區 (Donetsko-Pridneprov Rayon) 密度最高，達九五·二人，密度最低的是蘇聯遠東區，祇有一·一人。而西南區、外高加索區、中央區、南方區

註⑩ 各企業就業人數不包括集體農莊莊民；同註⑨ p. 6；一九七六年職工就業總數與中央統計局之統計略有差異。

等密度亦偏高；中亞區密度雖然較低，不過區內多沙漠，而人口總數却不少。蘇聯曾構想在各地區間進行人力再分配，將人口從稠密地區往亟需勞力的地區（例如西伯利亞地區）遷徙，惟成效極微。

第三，工作時間的浪費。在蘇聯無論何種企業、組織都有物力、人力糜費的現象，而職工對工作時間的虛耗荒怠，亦造成相當大的損失。僅僅生產企業部門裏內部輪班制的耗損就佔全部工作時間的一五%—二〇%。而且平均每名勞工一年要浪費大約二〇個工作日，其中四分之三是以病假名義出現的，四分之一是以合法的和單位主管批准的「曠工」<sup>註②</sup>。當然，在工作時之怠惰疏忽是無法用數字形容的。

第四，勞動紀律的弛懈。職工違反勞動紀律之事項普遍發生，工作懈怠，不按生產規則進行作業，浪費物資材料，盜竊國家生產資料，不負責任的作風等，委實難以估量；即使蘇聯共黨與政府監察部門三令五申，強調要所有人員起來和一切無紀律、無責任感、懈怠，進行鬪爭，要求經濟領導階層加強各自的責任感<sup>註③</sup>；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此可從官方屢次發表之文件、報導中，察覺出來。

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就業之職工為蘇聯政府製造的困擾，自然不止於上述各項，例如酗酒，不但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總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弊病也不是一日之間所形成的。

### 叁

爲了設法解決勞力缺乏和從根本改善勞工狀態，蘇聯政府所作的努力大致有下列各項：

一、獎勵生育——這是長期性鼓勵辦法，對生育子女多的家庭提供津貼。一九七七年給予多子和寡母的津貼補助達三億五千五百萬盧布<sup>註④</sup>。凡生育第三個孩子時，政府給予一次補助金，生育第四個孩子以上時，按月給予補助金，使其有能力贍養這些多出來的孩子。七七年有二百四十一萬

表四 職工、集體農莊莊民人數（百萬）

年 代	總人數	職工人數	集體莊民人數
1940	62.9	33.9	29.0
1950	67.8	40.4	27.4
1960	83.8	62.0	21.8
1970	106.8	90.2	16.6
1975	117.2	102.2	15.0
1976	118.9	104.2	14.7
1977	120.7	106.4	14.3

資料來源：蘇聯中央統計局，統計月刊，1978年，N. 8, p. 88, Table II-1。

註② Voprosy Ekonomiki, 1978, N. 6, p. 34.

註③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廿六日社論。

註④ Vestnik Statistiki, 1979, N. 2, p. 78.

六千名婦女生育四子以上，有三十萬七千名婦女育有三子。此外，凡養育五個孩子以上的婦女有權利提早五年退休（原定五五歲退休）或縮減五年的工作年資（原定二〇年工齡），獲得退休養老金。再者，凡是養育五個孩子以上的婦女，蘇聯政府都頒給不同等級的獎章、勳章以示鼓勵。這套獎勵生育的辦法並非自今日始，早在戰前就有了；不過戰後領取補助金的婦女人數逐漸減少，一九六〇年有三百四十多萬名，但到七七年已減少了一百萬名<sup>④</sup>。看來願意忍受多子之累的蘇聯婦女越來越少。

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每工人小時的生產量，從而擴大國民經濟總生產，惟要使勞動生產率增長，必須排除影響其增長之不良因素和促進有利因素。從蘇俄經濟學家的討論中，可以析出幾點相關問題與措施。

(1) 增加勞動給付，亦即提高工人待遇刺激勞工的勞動熱忱以增進生產效率。自一九七〇年至七六年平均每年工資增加三·二%—四·六%，七七年全國職工平均每月工資是一五五·二盧布，而工業生產企業的職工平均每月工資是一七二·九盧布<sup>⑤</sup>。另外，亦增加生產獎金以資鼓勵，最重要的是在一九七三年—七五年間實施勞動給付新標準，提高工資率和固定月薪，每年需由國家增加約九十億盧布撥款。此項措施使遠東區、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區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全國平均數增加一·二%，然而在哈薩克、中亞、頓巴斯和羅斯托夫等區却比全國平均數低<sup>⑥</sup>。蘇聯科學調查研究所勞動部主任海飛德（I. S. Heyfed）建議爲了使勞工的等級制度更有彈性，應當擴大企業的權力，使企業得視勞動效果改變工資給付，惟需符合法定標準，如此才有可能藉各種補付款和加價來實現<sup>⑦</sup>。由此可見蘇聯勞工等級仍然異常僵硬，而且祇能利用額外的津貼獎勵勞工，似乎很難因爲工作績效優越而直接變更職工的等級。

(2) 實施生產機械化與自動化，逐步改善企業生產設備，提高機械化、自動化生產設備比重，一方面可以減緩人力缺乏，精簡勞工人數，另一方面提高產品品質和生產效率。在企業生產程序中採用自動化生產線和機械化一貫作業生產線，再逐漸強化生產程序，製造勞動緊張程度，增加生產速率。一九七五年蘇聯工業界共有機械化一貫作業生產線十一萬四千條，自動化生產線一萬七千多條，和六五年相比，前者增加七萬一千餘條，後者增加一萬一千餘條，由於無適當資料比較，故很難瞭解其對職工地位的影響。

但若以全部工業部門而論，合理的分配生產力，企業生產專業化，更充分的運用設備，增加機械化設備，不僅可以精簡數百萬名職工，亦可以減少手工勞動比重，六五年手工勞工（不使用機器、機械）佔全部工業工人的四〇·六%，七五年則降至三四

註④ Vesnik Statistiki, 1979, N. 1, pp. 76-77.

註⑤ Vesnik Statistiki, 1978, N. 8, p. 90.

註⑥ Voprosy Ekonomiki, 1978, N. 11, pp. 46, 48.

註⑦ 同註⑤ p. 49.

• 六%<sup>⑩</sup>。

(3) 提高勞工技術水準。對現有職工實施在職技術教育，或鼓勵其在函授學校、夜校繼續進修，俾便提高勞工技術水準，使之適應企業需要。現在企業中從事輔助性工作的勞工多半未能具備技術條件或資歷不符，無法從事主要生產作業，就人力運用言，是相當大的損失。同時提高勞工技術水準，直接可增加勞動生產率，間接可改善勞工技術等級與工資級率。

三、推廣職業技術教育——儲備合格之職業技術人員，須由教育着手。一九七七—七八學年度高等學校學生總數共五百零三萬七千二百名，中等專門學校學生共四百六十六萬一千六百名。七七年畢業學生總數二者合計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七百名<sup>⑪</sup>。數年來受過職業技術教育之學生數不斷增加，蘇聯職業技術教育國家委員會主席布加柯夫 (A. Bulgakov) 提及：預定在第十個五年計劃終了時，職業技術教育設備的擴建將比一九七五年增加學生容量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三百個名額<sup>⑫</sup>。不過能否如期完成擴展計劃誠屬疑問，根據蘇聯中央統計局的資料說明，職業技術學校建設方面，第九個五年計劃期終時，在四十八個聯盟——共和國部會之中完成計劃的祇有三個，至於近三年來則無任何部會按照計劃完成建設任務<sup>⑬</sup>。無怪乎畢業的職技學生多未達到應有的技術水準。

四、青年勞工問題——青年勞工可謂是人力結構中最重要的新生環節，每年都有數百萬名青年男女投入國民經濟建設行列。然而並非每一青年都對所選行業感到滿意。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勞動資源科學調查實驗室對一〇五個各類工業企業進行調查結果，年在一六—二九歲的勞工離開原先首次工作單位的理由是對工作不滿意、學非所用等。但若綜合各方面的看法則尚包括對工作不能適應、缺乏發展前途。該調查實驗室將接受調查之企業分成三類，結果顯示出甲類企業青年勞工流動性在二五%以下，乙類在二五%至三六%，丙類超過三六%。而每次轉換工作地點時，百分之四〇—五〇去職者要耗費二五—三〇天時間才能轉到新崗位；並且在新崗位的頭兩三個月，其勞動生產率勢必降低一〇—二〇%<sup>⑭</sup>。足證蘇聯青年勞工之不穩定性使生產企業蒙受相當程度損失。

另外，青年勞工供應來源也有問題，在現行五年計劃結束時（一九八〇年），全蘇聯新增的勞動力有半數來自中亞地區，而七六年不過佔二九%。撇開民族因素不言，中亞地區勞工素質是比歐俄地區要差。以教育程度論，七五年全蘇聯在國民經濟就

註⑩ Voprosy Ekonomiki, 1979, N. 6, p. 63; 1978, N. 8, p. 43.

註⑪ Vestnik Statistiki, 1978, N. 7, pp. 95-96.

註⑫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註⑬ Voprosy Ekonomiki, 1979, N. 6, p. 61.

註⑭ Voprosy Ekonomiki, 1979, N. 3, p. 50; N. 6, p. 64.

業之人員（職工、集體莊員）平均每千名有一九四名曾受高等和中等專門教育，但在塔吉克祇有一七七名，土庫曼一六六名，故整個中亞地區之勞力素質無論是教育、技術或對工業生產方式的適應性等都不如其他地區。而中亞之回教民族又多早婚，人力向來很難作充分運用<sup>②</sup>。所以八〇年代以後新的勞力供應固然減少，素質亦會下降。

五、退休人員問題——一九六〇年蘇聯全國領取撫恤（養老）金的人數共二千零六十萬六千名，其中老年人數佔二二%，計四百五十三萬一千名。七八年全國領取撫恤金人數升為四千六百六十九萬名，而老年人數却劇增至三千零八十三萬七千名，佔六六%<sup>③</sup>。蘇聯法律規定，婦女年滿五五歲，男子六十歲退休；從事較具危險性或粗重之行業者，或服務於偏遠地區者，可提前退休。據估計，到一九九〇年領取養老金之退休人員將增至五千萬名，到公元二千年將為八千萬名<sup>④</sup>。實際上如果服務滿二十年（女性）或二五年（男性）就可以退休，則中年退休者可能不乏其人，是以如何妥善運用這批退休勞力，亦為重要課題。由於退休金受到物價昇漲的侵蝕，退休人員難以享受舒適的生活，而願意重新就業的，為數不少，但是無法找到比較理想的工作，目前蘇聯社會所能提供的職位多在服務部門，如看更、守衛、清道夫等，故此等退休人員除非屈就現實，不然祇有賦閒蝸居。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斯比透娃（L. S. Shytova）建議，退休人員再就業時，可以不必同時領取退休金和工資，但在工作滿五年後提高退休金二〇—二五%，十年後五〇%。這項建議如獲採納，或許能够使老年人有好的晚景。

六、其他——蘇聯政府在利用現有人力方面也作了相當努力，例如：(1)為了敦促婦女就業，曾經增加服務部門的設施（幼稚園、托兒所、公共食堂一類），使婦女減輕家庭管理負擔。(2)動用中等、高等學校學生作定期性勞動，在俄羅斯共和國就有一萬七千個學生生產隊和小組，一百五十萬名學生參加今年的勞動鍛鍊<sup>⑤</sup>。(3)向經互會其他會員國以經建合作名義調借勞工到蘇聯境內從事建設，如鋪設油管、興建水電站，解決人力需求緊張。

## 肆

低度人口增長率、勞力供應不足與職工內在問題成爲蘇聯政府的近憂遠慮。假定蘇聯人口出生率維持千分之十八不變，死亡率千分之九，人口自然增殖率千分之九，則至公元二千年蘇聯總人口將達三億一千七百萬左右，其中二〇歲以下之人口約一億零

註<sup>②</sup> Voprosy Ekonomiki, 1978, N. 8, p. 5; 1979, N. 5, pp. 84-91. 中亞地區回教民族在當地工業界就業之幹部比例一向偏低，回族勞力多未開發利用，此與其保守性有莫大關係。

註<sup>③</sup> Vestnik Statistiki, 1979, N. 2, p. 79.

註<sup>④</sup> 同註<sup>③</sup> p. 42.

註<sup>⑤</sup> 消息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四日社論。



四百萬，佔總人口三三%，五五歲以上之人口約五千一百萬，佔一六%。（照斯比透娃的估計，五五歲以上之人口爲八千萬人，約佔總人口二五%，似嫌過高。）故在總人口中，可以就業的勞動人口大概在一億六千萬之譜，量的成長十分有限，唯一可行辦法是提高勞動力素質，以質制量，改變客觀不利形勢。

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就業人員共一億二千零七十萬名，其中獲有高等和中等專門教育資格者佔二一%，計二千五百一七萬八千名——受高等教育者一千零五十三萬七千五百名，中等教育者一千四百六十四萬八千名。若以全國十歲以上之人口而論，每千名中，畢業於高等教育者五八名，肄業者一四名，受中等專門教育者九一名，畢業於普通中學者一七三名，不完全中學者二五〇名<sup>28</sup>。雖然蘇聯公民識字率已達百分之九九，但具有專長之公民仍然不多，因此繼續發展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才能達到以質制量的理想境界，增加人力的運用效率。

勞力缺乏及其內在弊病之存在與蘇聯工業勞動生產率之下降，有莫大關連。儘管基建投資額年年增加，可是投資增長率都比勞動生產率高，易言之，投資之增加未能帶動生產合理的增進。依據西方學者判斷，蘇聯工業生產力從來未能充分利用，其原因之一是勞動效率太低，職工自身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工作效率，勞動生產率因而年年走下坡。農業方面的生產情形比工業更糟，集體農莊莊民自家養的鷄總比農莊養的肥，蛋也下得多。

總之，在共產制度之下，蘇聯人力資源的逐漸匱乏，固是事實，但最大的匱乏恐怕是精神方面，因爲人力不足，可以其他方式補救，而缺乏勞動紀律、敬業精神和工作效率的職工，除非從改革制度本身着手，恐怕是無藥可救的了。

註<sup>28</sup> 六十年來蘇聯國民經濟年鑑，p. 55 Vestnik Statistiki, pp. 91-92.